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八十三回 榮國府賈蘭完娶 苦竹嶺柳緒立功

話說王夫人瞧見那封書子，心中大喜，對祝母笑道：「我說老太太不能就回去，真一點不錯。這封書子喜事重重。」祝母忙問：「什麼喜事？」王夫人將書子遞與桂夫人，對祝母道：「這是環兒的丈人張親家寄來的。他信上說桂三兄弟升了嶺南兵備道，張親家就得了廉州太守缺。因海寇作亂，部中催著起身，不准耽擱。他在九月底連家眷同來，要將女兒給環兒完姻，他以便帶家眷去到任。催我擇定日子，至遲總在十月初間。」桂夫人們大喜道：「三兄弟升得好快。張親家書子上寫的很急，咱們也就趕著擇日料理，別耽擱他上任的工夫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倒被秋琴說著了，他說我住在這兒要等吃喜酒呢。這會兒連他也走不了，好意思不在這裡幫個忙兒嗎？」

王夫人樂極，對平兒道：「咱們趕著就辦，諸事都照寶玉做親之例，不必增減。吩咐林之孝請人擇日，總在十月初間。」梅秋琴道：「依我說蘭哥兒，也可以就勢完了姻罷，兩邊都了一件心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想過明年春間給他完姻。」江二太太笑道：「我家是一點兒陪嫁沒有，也不要這兒的東西。明年做親很使得，也必須我回去叫姑娘做點兒針黹。」海珠們笑道：「咱們這些姐妹誰不幫他做些。二大媽不用費心。」江二太太甚喜，說道：「顧二妹妹催著家去，我明日同他就走。」祝母道：「也罷，叫你二妹妹帶著夢玉們回去收拾收拾再來。對陸四太太們說，他們這幾個姑娘跟著我作伴，不用惦記，等著同我家去。」

桂夫人們答應收拾，次日起身回家。十月間，同著柏夫人及各家至親太太們都到金陵，看賈環做親道喜。接著次年正月江姑娘出嫁，賈蘭完姻。說不盡王夫人歡樂，喜事重重，賈、祝兩府繁華熱鬧。祝老太太直住到清明時節才回家去。這也不表。

且說桂廉夫整頓地方教化風俗，民心安樂。誰知海寇竊發，結連×蠻，焚掠村莊，百姓受害。桂廉夫設法擒捕，稍為躲避。

嶺南節度嵇大人奏聞，朝廷將桂廉夫升了兵備道，那廉州太守放了張銘。桂廉夫心中大喜，對金夫人道：「堂兒在柳家唸書學習頗有進益。我升任的衙門離柳家也不多兩日，很可照應。」

竟將堂兒留在柳家，不用帶去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很可使得。那天柳太太也對我說過，堂兒不但唸書有進，連武藝弓馬都是馮大爺同包勇教的十分精熟。兼著這孩子的膂力過人，我當初生他的時候，原夢見溫侯，想來有些來頭。馮大爺那樣大身材還鬧他不過。」蟾珠笑道：「後院子那塊大鵝卵石，聽說有三百多斤，他端著像個紙做的。那天大姐姐們說，那些有名的爛崽聽說大爺來了，連影兒都嚇跑了。」桂廉夫笑道：「呂溫侯乃一代豪傑，當時不得其主，深為可惜。現今聖世昌期，英雄俊傑皆得展其驥足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我現在身懷六甲，再生個唸書兒子，倒是一文一武。」桂廉夫含笑點頭。

夫妻正論家常，見桂堂同柳緒進來請安，蟾珠見過禮。桂堂道：「外面百姓們聽見父親升任去了，要立什麼大碑，還要脫靴。這幾天各鄉湊分子，連緒哥家也出了一兩。」桂廉夫大驚道：「我在此並無絲毫德政，所有聽訟辦事公正清廉，乃地方官應該如此。有何碑可立？若說脫靴，更是醜事。這都是地方上不安分，匪徒借詞斂錢肥己，愚弄鄉民，不可不出示嚴禁。」

柳緒道：「連紳衿們亦有此舉。」桂廉夫道：「可笑！很多事。我就出示嚴禁。」說畢，走出花廳同師爺們斟酌，剴切曉諭，無許斂錢生事。四鄉百姓歡感之至。

轉瞬之間，新太守張銘到任，與桂廉夫向係部中好友，易於交代。連日飲酒宴會。張太守將帶來賈、祝兩府書信、禮物俱交清楚；又將柳緒、桂堂接來相見，面致賈太夫人、璉二太太同祝府上太夫人及夢玉們的說話。桂、柳兩家都知賈環已完姻，祝太太們還在金陵，各人書信看個不了，兩家歡喜之至。

金夫人因要赴新任去，就接了柳太太、薛寶書、馮佩金進城盤桓幾日，將桂堂交與他娘兒照應。那新太守的太夫人也是王夫人再三囑托，待柳太太娘兒們十分親愛關切。桂廉夫將柳家托張太守照應。諸事完畢，擇日起身，趕到新任已是封印時候。

桂堂、柳緒、薛寶書、馮佩金四人遠送一程，看那老幼百姓焚香跪送，何止萬人。正是：

萬民歌名伯，四野頌神君。

且不言桂觀察去赴新任。單講柳緒們回家之後，料理過年。

桂堂在後院裡跟著馮富兒妹演習武藝。柳太太每日除唸經之外，就將賈、祝、薛三家念不絕口。見一子兩媳膝下承歡，心中不勝感歎，因此待桂堂倒比柳緒還加幾倍的心疼。娘兒們忙過新年，正是元宵佳節賞燈時候，寶書生下一女。柳太太歡喜之至，洗三朝、做滿月，事剛完，又是清明時節。

寶書料理祭品，跟著太太都去上墳，留包勇看家，帶著馮富、桂堂看桃花春景。一群驢馬先到祖墳祭掃，後至主政墳堂祭掃完畢，一齊離了墳堂，到一處高岡上。正對著大海，在那大樹下鋪著紅氈，擺設炕桌，太太們坐下，將帶來春盒果菜一齊擺上，娘兒們對景飲酒。得祿將牲口卸鞍放青，驢夫們各去吃飯歇息。嶺南三月初間，早已綠樹成陰，草青花謝。柳太太多時未見海天春色，甚覺快心，飲酒歡笑。見那些驢夫吃完酒飯，四散去閒遊坐臥，各處走開。

柳太太娘兒正在暢飲，忽聽見喊聲大振，有百餘個強盜，都是青布包頭，手中明晃晃拿著刀斧，一齊蜂擁而來。馮富們大驚，將身站起。此時雖有全身本事，無如手無寸鐵，十分著急。桂堂見強人業已相近，無法可施，所謂人急智生，忙將岡上毛竹拔起一根，扯去枝葉。馮富也得了主意，扯起毛竹，同桂堂迎接強盜就打。馮佩金扳下一條大樹枝，連枝帶葉幫著馮富們迎敵。柳緒、薛寶書並無器械，地下拾起石子，四面幫打，無不應手。

原來那是一起海洋積盜，被風刮到此間，上岸搶劫村莊。

見岡上有幾個美貌男女，要來搶下船去。一個個手執刀斧搶上來，雖是百十個兇惡強盜，怎禁得馮富們三隻猛虎，奮力迎打。有二三十倒在地下，動身不得；其餘帶傷的，見勢頭不好，逃下海船，揚帆而去。

得祿同驢夫們瞧見強盜搶來，嚇的遠遠躲避。有兩個去報汛官，那外委毛副爺聽見，領著五名汛兵各拿鳥槍、腰刀慢慢跑來，正遇強盜竄上船去。毛副爺同五名汛兵閃在大樹背後，見強盜去遠，一齊大聲喊叫。一會帶著五個老將，急忙趕上岡來，滿面流汗。瞧見桂堂，忙上前請安，說道：「外委正領兵在海邊巡哨，聽見有賊上岸，急忙趕來，強盜俱已逃去，倒叫大爺受驚了。」與柳緒、馮富見個禮。桂堂指地下打倒二三十強盜，「都是活的，交給副爺解上府去。我也進城去見太守，並差人去稟知我父親，自然有副爺的功勞」。毛外委大喜，連忙拜謝。趕著去辦繩索、人夫，將強盜抬去報功不提。

桂堂完結，來到樹下，見柳太太還抖作一團，面色如土。

眾人圍著寬慰問安，定了一會，馮佩金道：「不是大兄弟拔起毛竹，咱們一會兒沒有了主意。」馮富道：「閒話休提。我怪餓的，吃點兒東西才得。」將半壇冷酒倒在面盆裡，伸著腦袋像牲口飲水一樣，一口氣吸了個乾淨。柳太太們瞧著都覺好笑，將桌上小菜讓他飽食一頓。

天至下午，驢夫俱已齊集，伺候娘兒們收拾回家。

柳緒夫妻同桂堂、馮富、包勇用心演習武藝，日夜設法防備海盜，教練鄉勇。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半年，又是涼秋天氣。

誰知那些強盜結連×蠻作亂，附近村莊大受其害。各衙門詳報上司，請兵擒捕。桂兵備星夜申詳節度，一面親自帶兵趕來。

柳緒們知道，同桂堂一路迎接上去。桂廉夫相見大喜，命柳緒們轉去，急募義民。吩咐地方官備給軍器，以便隨同剿捕。

柳緒、桂堂答應，不敢耽擱，先趕回家來，將桂兵備召募義民告示張掛通衢。不到三日，共有義民一千餘名，都是精壯勇力後生。眾人公議請桂大爺為義民首，眾人共遵約束調度。

桂堂那裡肯當，立意讓與馮富。彼此推了兩日，眾義民一齊嚷道：「大爺是兵備大人公子，眾人敬服。若再推讓，我們都要散

了。」桂堂見人情如此，難以推脫，只得應允。同馮富商量，立定條規，嚴整軍威。各紳衿富戶共捐出錢糧兵米，並將各義民籍貫年貌清冊，詳報地方官查核。請領軍器，建造義民旗幟，以為識認。

諸事尚未料理妥協，因軍情緊急，桂兵備有令，星飛來調，只得刻日祭旗起身。柳太太十分放心不下，差馮佩金、包勇二人作桂堂親隨之人，不拘晝夜寸步不許離開。桂堂大喜，辭了柳太太們星夜兼程。走過二百多路，聽說桂兵備被圍甚急，嚇的魂不附體，恨不能插翅飛到，催攢急行，耳邊聽槍炮喊殺之聲，震動天地。佩金道：「賊人同老爺正在打仗，咱們將兵分作三路進去：我同兄弟作中路，大哥在左，包勇在右，各領兵截殺，方為妥當。」桂堂點頭稱善，忙出令分兵三路齊進。馮富、包勇遵令，立刻將兵分開，各人領著星飛而去。桂堂、佩金各換了結實戰馬，渾身結束妥當。姐弟兩個領著義民殺進重圍，馮佩金跟定桂堂不離左右。那些蠻兵正圍著桂兵備打仗，不防後面殺來，一時慌亂，趕忙分頭迎敵。

有個強盜叫做海裡鯁，生得身長力大，面似鍋底，濃眉闊嘴，一雙怪眼，就像兩個雞蛋瞪出外。手中拿著一對大板斧，約有幾十斤重，騎著一匹烏鬃馬，迎面殺來。抬頭瞧見桂堂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約有十六七歲年紀；頭戴束髮金冠，身穿綠錦軟甲，腳踏皂靴，腰繫絲絛；佩著寶劍，左彎弓，右插箭，手中拿著一枝畫戟。旁邊有個美人，差不多的年紀，眼如秋水，面似桃花，臉蛋兒上現出一團春色；身穿桃紅碎錦甲，兩邊戰裙下露出三寸小戰靴；腰佩寶劍，手執長槍。兩個人都騎著棗騮鐵腳馬。海裡鯁瞧著不覺酥麻了半邊，心中想道：「這一定是夫妻兩個，怎麼生的這樣俊俏！拿下船去享用，真是兩個活寶貝。」想定主意，吩咐「蠻們不要傷他兩人性命，都給我活捉了回去。說畢，大喊一聲，如鐵桶一樣圍將上來。

馮佩金見賊人們交頭接耳說話，就知他們的來意，心中十分好笑。姐弟兩個施展平生武藝，盡情大殺。凡是近著他兩人的，總沒有性命。海裡鯁見勢頭不好，奮勇上前迎敵。姐弟兩個撇下那些蠻兵，並力來殺。佩金眼快，逼開海裡鯁雙斧，照心窩一槍擄去。海裡鯁躲避不及，肩窩上著了一槍，大叫一聲，落荒逃走。眾義民奮勇大殺，蠻賊紛紛逃竄。姐弟帶著鄉勇，拚命趕殺。

且說桂兵備被賊人圍住，四面受敵，正在危急，忽見賊兵亂竄，知有兵到，忙率將弁追殺。見有一將，攔住賊人，殺的十分得意。看那人一張紫臉，燕頰虎鬚，威風凜凜。親從們指道：「那是柳大爺的舅爺馮富。」桂廉夫大喜，使人招呼，合兵一處。馮富在馬上參見道：「我妹子同著大爺由中路殺來。剛才有人探信說被賊人圍住不能取勝。現在此處賊人已退，正可乘勝剿殺。」桂兵備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忙令兵將起營追賊。命馮富帶義民先行，桂兵備同幾個親隨在後。

剛轉過一山，被敗下來的賊人突然而至，將官兵衝作兩截，首尾不能相顧。馮富業已去遠。為首一個賊目，正是海裡鯁。瞧著這幾個官兵，那裡在他心上，領著蠻賊混殺。知道那馬上的領兵官兒，趕到面前來殺。桂兵備忙勒回馬首退避，被海裡鯁緊緊追趕，前後兩馬猶如騰雲一樣。桂兵備十分著急，在馬上盡力加鞭，望前面一道大河阻住，並無去路，心中驚道：

「我命休矣！」相近河邊，忽然竹林裡跳出一人，只戰了一合，將海裡鯁擒住，問道：「這人是要活的，還是要死的？」桂兵備勒住馬定神細看，原來是包勇。心中大喜，忙問：「你怎麼一人在此？」包勇道：「我領著三百名義民，由右山殺賊。正殺的高興，忽見賊人解圍，紛紛亂竄，我乘勢大殺。有一個利害賊頭目逃了下來，我一路追到此間，將他殺死。那不是躺在地下的就是。」

桂兵備回頭瞧見竹根下一個死人，約有一丈多長，頭如巴門，相貌十分兇惡。包勇擒著海裡鯁說道：「那不是大爺們來了。」桂兵備抬頭瞧見桂堂、馮佩金同著三四十人飛馬而來。

剛到面前，姐弟兩個下馬請安，眾人下馬磕頭。桂廉夫人喜道：

「我被這賊人追來，十分危急，幸得包勇在此，將賊擒住。解到營中審問，那殺死的賊人，取下首級梟示。」桂堂們遵令，將海裡鯁反縛了個結實；在死賊上取了首級，跟著回營。那些將弁、義民都趕來迎接。

桂兵備回營安頓，查點兵將，傷了幾十名。眾將紛紛報功，各記功勞。殺賊最多是馮富一人，包勇、馮佩金俱生擒了幾名賊目，忙差人護解到節度衙門審辦，並請速發大兵。一面整頓營壘，令桂堂、馮富、佩金為前敵先鋒，領義民在山口安營，與賊人相拒；令包勇作親隨，在大營裡護衛。相距三四日，稭節度帶著幾家總鎮領兵前來，安下營盤。

桂兵備將賊人情形細述一遍，節度道：「聽見公子領義民殺賊甚多，現在又為前部先鋒，何以簿上倒不記他一功？未免委屈。」桂怨道：「父受國恩，子應報效，何功之有？」節度點頭道：「再立大功，亦當稍加鼓勵。」傳令進兵攻剿。誰知海寇「蠻各處勾連，不計其數。稭節度兵少將微，幾路分頭拒敵，難以相顧。差人星夜奏知朝廷，請發大兵前來剿捕；一面多募義民。因此各處村莊俱皆擾動，凡是近海近山的人家，都搬入城去。

此時桂兵備的金夫人，差人將柳太太們接到衙門同住，彼此相安之至，很可放心。柳太太感金夫人大德，惦著桂堂，命柳緒、寶書夫妻兩個，帶著新募鄉兵前去，兄弟姐妹相幫照應。

金夫人思夫念子之心甚切，再三叮囑寶書，命桂堂、馮佩金都到老爺營裡照應，不必另自領兵。寶書們連聲答應，不敢耽擱，辭別母親同金夫人、蟾珠妹妹，裝束妥當，上馬攢行。

原來薛寶書秋間在家打獵時，遇著當年教彈子的老師父，說道：「眼前要立邊功，全憑膂力。爾雖會些武藝，難經大敵。既做我的徒弟，不可玷我宗派。」隨取出一粒神力丸，令其服下。又傳授幾路槍法，說道：「從此我可無憂矣。」老和尚去後，寶書練習的十分精勇，因此柳太太可以放心令其前去。

夫妻兩個領著五百名鄉兵走了兩日多。路途中遇著風雨，暫且紮營歇息，遠遠聽見四處鳴鑼吹角，炮聲不絕。寶書差人探聽，回稱：「今日是臘月二十四日，蠻响裡賽神過年，飲酒作樂。男女們披髮掛彩，跳舞歌唱，以此鳴鑼吹角。」寶書同柳緒商量道：「蠻飲酒歌唱，明欺咱們兵少將微不敢惹他。我瞧對面那座大山十分險峻，蠻營密布，一定是他緊要之處。

咱們今晚乘著風雨，攻其不備，占著他蠻營，豈不是一件美事！咱們初到這兒，也要立點功，別叫人笑話。」柳緒點頭大喜，暗傳號令，俱要飽餐。

候至半夜時分，大雨傾注，四山水如潮至。那些蠻營俱放心醉睡，再也想不到官兵殺來。這苦竹嶺乃賊人緊要之所，柳緒夫妻率領義兵以一當十，蜂擁而上，指東殺西，無不奮勇。

那蠻兵都在醉夢之間，湊手不及，滿山亂竄，彼此不能相顧。

各義民盡力剿殺，忽聽山後大炮喧天，火光照映山谷。有一路人馬喊殺而來，十分勇猛，殺的男女蠻兵紛紛逃竄。寶書對柳緒道：「已有官兵前來接應，咱們趁勢將四面圍住，殺他一個乾淨。」柳緒點頭，傳令四路截殺，占住緊要險口，搶奪蠻營。

眾義民得令，奮力爭先。寶書手執銀槍，猶如猛虎。直殺到天亮，蠻兵殺死不計其數，餘下的俱已逃散。生擒男女蠻人三百餘名。

此時風雨稍住，那一路官兵還在搜剿。柳緒見一猛將手執雙錘，到處無敵，心中十分贊歎。與寶書策馬上前，相去不遠，看的明白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馮富。連忙高聲招呼，一面著人飛馬前去知會。馮富聽見大喜，跑馬過來相見，彼此大樂，無暇敘談。馮富道：「你們且占住賊營，老爺們的大兵也就快到了。」柳緒點頭，領著義兵先將賊營占住。耳邊只聽炮聲不絕。

不一會官兵四路齊至，紛紛截殺，至下午收兵。領兵的是桂兵備同胡、鄧兩位總鎮。紮下營盤，桂堂同馮佩金正在搜山查營，遇著馮富說柳緒們就在前面，心中喜極，連忙來找。姐妹兄弟相見，那裡說得了這番樂處。桂堂聽說母親、妹妹俱好，柳家繼母亦相處一家，甚是欣慰。傳令造飯歇息，一面查點搶得賊人多少槍炮、軍械、糧草、牛馬、金銀、旗帳，均令登記冊檔。姐妹們用飯，歇息一會，同著桂堂都往大營參見報功。

包勇在轅門外瞧見，歡喜非常，忙上前請安問好，並問太太安好。柳緒將家中近況對他說知，包勇放心樂極。隨領著姐妹們進大營。上帳參見。

桂兵備正同胡、鄧兩總鎮商議軍情，見柳緒們進來，真是喜從天降。寶書們上前請安，稟過金夫人懸念致意說話，呈上家信，並將昨夜乘雨殺賊搶營之事細稟一遍。桂兵備聽說大喜，慰勞幾句，命與兩位總鎮見禮。令將帶來義兵五百名，「就著你夫妻統領，在前敵左邊紮營為犄角之勢，彼此救應。所得賊人糧草、牛馬、金銀分在各營充公備賞；槍炮、器械、旗帳等項分給各營應用；其餘一切物件，盡賞給昨夜出力兵將、義勇」。命中軍官查記殺賊最多功勞、名姓；一面差將官將生擒賊人解赴節度大營，聽候發落。桂兵備分派已畢，同兩位總鎮分兵查看山勢，將賊人營寨盡行放火燒拆，又派兵各處搜剿不提。

且說這些蠻賊出其不意，被官兵四面剿殺。搶去山梁、巢寨，傷人甚多，生擒了十幾個有名頭目。賊人心膽俱落，逃回蠻峒，去見蠻王沙哩雅哭訴其事。沙哩雅大怒，隨傳令調七十二峒蠻兵，要親自領兵報仇復恨。被後峒的烏蘇夫人知道，連忙來見蠻王，說道：「俺們與官家向無仇恨，因被海裡鯁們引誘，替他報仇，惹動官兵，倒傷了多少峒寨。今調七十二峒蠻兵撕殺，勝敗難定。況且我在早晚就要生崽，爾忍心丟下我去？」

我有個主意，一舉兩便。現今(以下刪節1個字)人梟悍，往往霸佔俺們峒寨。只要差一能言頭目去見狗王，叫他們去同官兵撕殺，俺們看光景再去不遲。」蠻王連連點頭道：「夫人說的很是。我依爾說，就差人見狗王，叫他去同官兵撕殺。」烏蘇夫人大樂，立刻派了一個會說話的頭目前去；一面差人去探官兵消息。分派已畢，拉著蠻王同往後峒飲酒取樂。放下不提。

原來這(以下刪節1個字)人就是上古盤古氏的遺種。黔、楚、粵、蜀溪峒之間，滋蔓數千里。所居總在山林深鬱，岩谷險峻之處。其人衣斑爛布褐，推髻跣足，言語侏儻；登臨險峻，如履平地；刀耕火種，無甚資產；出入持弩佩刀，喜用藥箭，中之必死；又能忍饑行鬥，見利亡命，自稱為狗王。家有畫像，狗首人身，歲時祝祭。其姓有盤、藍、雪、鍾、苟，這五姓自相婚配，不與外人通婚嫁。其配合總在賽神酬願，男女聚會，飲酒歡樂，覲面歌唱，適意者即相配合。喪葬則作樂歌唱，謂之暖喪。暇則相聚，射虎逐鹿，飲酒沉醉，擊掌歌舞以為樂。

喜則人，怒則獸。忿爭之際，雖至親亦手刃。復仇報冤，視死如歸。往往嘯聚劫掠，朝服夕叛，不可施以恩信。其頑獷較蠻人更甚。因其滋生繁眾，遂以狗王為長。沿邊一帶，深為地方之害。

這日，狗王正領著一群(以下刪節1個字)女(以下刪節1個字)婆在深山逐虎。忽見(以下刪節1個字)兵綁著一人推到面前，說道：「拿著一個奸細。」狗王問其來歷，那人道：

「俺是蠻王差來的。因有金銀、牛馬、糧草等項來送狗王，被官兵搶去，請狗王自去奪來受用。」狗王聽說大喜，放起蠻人，就令他引路，點起(以下刪節1個字)婆(以下刪節1個字)兵，直犯邊境。

此時各路官兵陸續到齊，都在要隘處紮營，以便刻日進兵搜剿。誰知(以下刪節1個字)兵大至，慍悍非凡，越殺越多，勢如潮湧。官兵抵敵不住，連次失機。又被他搶去幾處隘口，丟掉好些軍裝、糧草。稭節度在大營十分惱恨，傳令四路兜殺，毋許賊兵逼近大營。各處官兵、義勇奮力拒敵。無如賊勢梟猛，冥不畏死。各處打仗隘口，得而復失者數次。

光陰迅速，轉眼經年。桂兵備的金夫人，自柳緒們去後不多幾天添生一位公子。接著是桂兵備占得蠻人營寨山梁，報捷家書。心中大喜，就將二公子取名桂捷。不覺桂捷業已週歲。

桂兵備行兵未了，金夫人思夫念子之心，日深一日。又兼柳太太一子二媳，相別經年，想念甚切。因此差人寄信與桂兵備，令他弟兄姐妹輪班來家，彼此俱有照應。此時桂兵備奉旨專管糧餉，不在軍營。已將桂堂們調為後隊，專司護解糧餉，很可放心。這天正要差桂堂同寶書們回去，忽然接著家信，拆開看了幾句，不覺大喜。不知那書中是什麼喜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